

落

方方

著

日

老太？老太在哪里？

老太升天了。

老太住到那个太阳里头去了？

是呀，老太住到太阳里头去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落日

方方——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日/方方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675 - 6173 - 1

I. ①落…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466 号

落日

著 者 方 方
策划编辑 许 静
责任编辑 储德天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凤信子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6173 - 1 / I · 1655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第一章

祖母把手上装了“敌敌畏”的瓶子搓转了好半天。祖母想把它像喝白开水一样喝下去。但她试了几下，又都将瓶子从唇边拿开了。

重孙女娇娇在她的膝边忙忙碌碌地玩她的布娃娃和小狗熊。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喂饭一会儿给小布娃娃撒尿。祖母直直地望着她转来转去。

祖母想万一喝下去什么事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祖母深知而今假的东西很多包括毒药，而她的肠胃又同别人的不一样。祖母活了七十四岁，印象中还没有过自己胃疼屙肚子之类的事。有一次祖母在老家吃了有毒的鱼，几乎所有吃那种鱼的人都屙黄了脸，甚至送医院打吊针，祖母却依旧红光满面，百事全无。这种经历使得祖母不太相信这一瓶“敌敌畏”能够攻破她的肠胃。

娇娇扯了一下祖母的汗衫说：“老太，我要瓶瓶，娃娃要喝

水水了。”

祖母白了她一眼。祖母说：“去，这是么事好玩的？小命玩掉了还没人赔得起哩。”祖母说完，想了想，还是仰起头将那一瓶“敌敌畏”慢慢地喝进了肚子。

祖母喝完咂咂嘴，那余味有点甜丝丝的。会不会是假的呢？祖母喃喃地说。已近秋天了，晚间的风吹得门口那棵梧桐树沙沙地响。世界因这“沙沙”声而显得有几分宁静。祖母安详地坐在床边。娇娇跪在她的脚边拨弄着她的鞋扣。祖母偶尔发现她的小手又脏又黑。她便站起来，从水瓶里倒出一点水，然后哄了娇娇到脸盆边洗手。就在祖母打开门将脸盆的水往门口使劲一泼时，她感到胃有些疼了。祖母知道那药是真的，而她的肠胃也不过同凡人差不多。娇娇拍着小手很快乐地咿咿呀呀唱着一支祖母听不清的歌子。她天真活泼的神态使祖母蓦然间生出几分感动，随之而来的是几分悔意。隔壁儿子的呼噜穿透薄墙在祖母的这间小屋里一阵阵起伏地响。娇娇笑得格格格的。娇娇说：“老太，爷爷打呼呼，呼……呼……”

祖母鼻子“哼”了一声。祖母想，这种混蛋儿子，适才晚饭

时拍腿跺脚地骂了老娘，这一会儿，竟能心安理得地打呼噜。到明天看你还心安不安！一想到明天，祖母似乎感到一些宽慰，不觉生出几分快感。她咧了咧嘴笑了一下。

而在这时，胃也疼得更厉害了。浑身的筋仿佛被一只手忽儿扯去，一忽又绕起。孙子成成和孙媳妇汉琴去舞场到现在还没回来。祖母想可不能吓着了娇娇，便三下两下扒了娇娇的外衣，把她放上了大床。

娇娇说：“老太，有味道。”

祖母嘴里呵出的药味使娇娇的小鼻子蹙得紧紧。祖母笑着捏捏她的鼻子说：“乖娇娇，睡觉觉。最后听一回老太的话，好不好？”

娇娇说：“好吧。”

祖母在娇娇睡着时便开始支撑不住自己肥硕的身体。她几乎挣扎着回到自己小床上。祖母躺下去将她黑灰黑灰的单子覆盖在身上。她刚合上眼，眼前便忽地涌出一片辉煌的红颜色。那红色如晴日的朝霞般慢慢地舒展和渗透。祖母觉得这情景好像在哪儿见过。祖母使劲地回忆，几乎从她一生下来就忆起，而往事似乎也叫红色浸染得模糊不清了。隐隐地，

儿子的呼噜夹着展开的红颜色起伏在祖母的脑海里。祖母的心不由“突突”了几下。祖母蓦地产生了一种儿子被她抛弃的怜惜。五十年了，祖母觉得一直是她举着双手支撑着丁家的大梁。她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们，儿子们也从来没走出过她的视线。而现在，她却一甩手扬长而去。祖母仿佛看到了她的儿子如虎和如龙泪眼涟涟的面孔，听到了他们杀猪般的嚎哭。祖母又开始后悔了。我这又是何苦呢？祖母想，不管怎么说怎么吵，总归他们都是我的儿子呀，总归他们都开口闭口叫我妈呀，总归是我把他们养成而今这个样子的呀！祖母想到此，不觉轻轻叹了一口气。

成成一出民众乐园就不禁打了个冷战，汉琴跟在他的身后。汉琴说：“搞么事^①鬼名堂？”

汉琴说完自己也打了个冷战。一阵风从他俩的头顶上刮过去。

成成说：“闯到鬼了。”

① 么：汉口方言，什么之意。

汉琴说：“莫说得骇人，我晚上会做噩梦的。”

成成没理会，“噌”地一下上了自行车，汉琴赶紧小跑几步，一撩裙子，跳坐在车后架上。

“真的，我有几回都做噩梦，”汉琴继续说，“梦到鬼一直朝我走过来，呼哧呼哧地鼻子喘粗气，我吓得人都要瘫了，一醒来，原来是太^①在打呼噜。”

成成懒得理她，自顾自地蹬车。成成想凭你这张恶嘴，哪个鬼还敢闯到你的梦里来？我要是个鬼，到猪脑壳里面去做梦，都不得来找你。

成成和汉琴是从民众乐园云鹤舞厅出来的。云鹤舞厅虽不是什么豪华舞厅，但因地处热闹繁华的六渡桥，为此办得特别兴旺。成成和汉琴常去那里跳舞。早先他俩相识也是在那里。成成在船厂烧电焊，汉琴在硃口理发厅。成成那次和他的师傅加林一起去舞厅，他们没有舞伴，便在一群也没有男伴的女孩中物色。加林先请了一个女孩跳了一圈，后来那女孩又把她同来的女朋友介绍给成成做舞伴。那个被介绍的女朋

① 太：汉口方言，即奶奶。

友就是汉琴。那天汉琴打扮得格外漂亮，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头顶上盘成了一朵花，一件紧身的细毛线短袖既使胸脯高高隆起又使两只胳膊晶莹地露在外面。毛衣是大红色的，如一团火，下面是件大格子呢裙和一双大红色高跟鞋。成成那天简直花了眼，几圈舞跳下来，成成甚至产生一种与仙女共舞的感觉。汉琴的舞步轻盈，腰又格外地纤细柔软，在成成呆呆的注目下，她抿嘴而笑且时而飞一个媚眼。成成那年十八岁，从未同女性有过亲密交往，跳舞也常以男人为伴。与他跳过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妹妹秀秀，而秀秀才十五岁，一个地道的黄毛丫头。汉琴却是年满十九的大姑娘了，作为女性该突出的地方都一律丰满地突出了，这使得成成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就像看到一颗熟透了的果子，非得弄下来吃掉不可。从那时起成成便像狗撵耗子一样地追逐汉琴。成成毕竟有自己的优势。成成一米七八的个子，有一副相貌堂堂的面孔，且是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人，工种也不那么难听。汉琴初始还躲躲避避。汉琴有个比她大七岁的男朋友，也是理发的。汉琴在躲避的过程中权衡了好久，才终于决定跟了成成。其实成成只是凭了头一次见面时汉琴的美丽而发疯追逐的，等到追到

手后，他才晓得汉琴的滋味，也才晓得那个大汉琴七岁的男朋友怎么如此慷慨地割爱。

夜已深了，凉风卷来些寒意。汉琴穿着半透明的柔姿纱连衣裙。尽管月光是淡淡的，路灯光亦是淡淡的，却依然照得见汉琴的乳罩和裤衩。裤衩是花布做的，风一吹裙便一闪一烁地撩人眼光。汉琴觉得女人要把男人的目光勾过来，胸脯和屁股处不能不弄点惹人注意的东西，汉琴穿她的柔姿纱连衣裙总是要穿到天冷得实在不能再穿的地步才依依不舍地换上秋装。汉琴认为发明这种半透明柔姿纱的人是最了解男人和女人之心的人。它使女人尽情地暴露自己却不伤风化，而使男人放肆地看女人却不算邪恶。每次下班，汉琴着一身柔姿纱裙，高挺胸脯从巷子里摆满的乘凉的床铺跟前走过时，她能感到许许多多眼睛的凝视，这种凝视给她的身心都带来无比的快感。只有祖母借此而骂过她。祖母跺起脚说：“这哪像我们家的媳妇？倒像是当年花楼街的婊子。”汉琴当然是要回敬的。汉琴说：“我是婊子，那你的孙子是嫖客，你是嫖客他太，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祖母讲不过她，只会气得把脚跺得“咚咚”响。

从民众乐园到家只十来分钟的车程。绕过铜人像直奔四官殿。四官殿轮渡码头的大灯通亮通亮的。来了一艘渡船，下来的人几乎不到白天人数的十分之一，人们很快散入在经脉般的城市道路之中。渡船轻叫了一声。又一阵冷风掠过。汉琴双手抱着胳膊，嗲声嗲气地说：“成成，快点好不好？”

成成笑了笑，其实一拐入巷子就可见家门了。成成故意放慢了速度。成成心说，听你这嗓门撒娇还不如听你在店里跟人捅娘骂祖宗哩。

想到亲眼见过那汉琴吵架场面，成成汗毛都竖了起来。汉琴双眉有些往额上挑，嘴皮薄薄的，没结婚，成成就觉得她算不得什么漂亮女子了。因为手艺不高，时常被顾客讥讽嘲弄，为了维护自己尊严，汉琴自然猛烈反击，反击的炮火往往比进攻的凶狠得多。久之便练出了那张嘴。等成成明白过来时汉琴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成成迫不得已娶了她。否则，成成心想我哪里会要这种娘们？

汉琴在屋门口跳下了车。在成成掏钥匙开门时，汉琴又说：“成成，快点嘛，小心我感冒了。要是我打了一个喷嚏！你今天晚上就莫想有你的好事！”

成成被她嗙得牙齿发酸。成成说：“你就不会像个人一样正常说话？这种声音叫太听见了还以为外面跑来一只鸡在屋门口喳喳。”

成成开门后就觉得屋里哪儿不对劲，他不禁又打了个寒战，然后顺手拉开了灯。

汉琴到大床上摸了摸娇娇。娇娇睡得咧咧的，一副享受的神态。汉琴说：“哼，太又没有给娇娇洗澡，这个脏婆子！”

成成用鼻子使劲嗅了嗅，说：“汉琴，屋里有个么事味道，你有没有闻到？”

汉琴嘴一撇，说：“除了屋里你太身上的臭气，还能有什么事？”

成成说：“不对。”

成成说着便快步走到祖母的小床边。成成看到祖母鞋边的一个瓶子，他的头皮不觉“轰”地一炸。他一把掀开祖母的布单。祖母的嘴上吐着白泡泡。祖母的脸色很平静安详，就像沉浸在一种追忆和回想之中，成成很少见到祖母这般的脸色。成成战战兢兢凑到祖母脸边，他突然骇人地叫了一声：“我太她喝药了。”

汉琴已脱下了连衣裙，她穿着乳罩和裤衩站在穿衣镜前高扬着胳膊。她正往腋下涂抹“西施兰”夏露，听到成成叫，头也没回，懒懒地斥了一句：“半夜三更喊么事喊？吃药也大惊小怪？”

成成没听完她的话便冲出了门。他使劲地敲着隔壁的那扇门，一连声地喊道：“爸爸！爸爸！爸爸！”

丁如虎的呼噜正打得震天响。邻居们常说一听丁师傅的呼噜就晓得丁师傅是个活得坦坦荡荡的君子，过的是舒舒开心的日子，要不然就不可能把呼噜打到隔壁屋里。丁如虎听如是说心里总是暗骂一声：“放你娘的屁！”

成成的惊呼大叫打断了丁如虎的呼噜，呼噜中的梦也作烟云而散，那梦给丁如虎带去的良好感觉也一并散去。丁如虎翻身而起，一边抹着口角的涎水，一边趿拉着鞋前去开门。丁如虎粗声粗气地喝道：“死人了？喊成这个样子！”

成成一脸惊恐地望着父亲，他被父亲的吼叫弄得有些发懵。隔了好一会儿，成成才说出话来。成成说：“太，太，她喝‘敌敌畏’了。”

丁如虎这才大梦初醒，他一把揪住成成，成成的尼龙衬衣立即“刺啦”一声炸了线。丁如虎说：“么吵么吵？”

成成又复述了一遍：“太，喝了‘敌敌畏’。”

丁如虎总算听清了这个消息。他的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一软。丁如虎想，妈呀妈，你何必走这一步呢？你叫我们日后怎么样念你的好处咧？

丁如虎踢踏着跟在成成身后匆匆进了披屋。汉琴见了公公一声惊喊鬼叫。那一刻，她连花裤衩都脱了。她正对着镜子往大腿内侧搽癣药。丁如虎只觉得尖叫之后一团白雾猛然刺了一下他的双眼。他怔了几秒，浑身陡然一紧。成成已伏在祖母床边大声地叫唤“太，太”！丁如虎顾不得什么白雾直奔祖母床边。他用手掌摸了摸祖母的鼻息，然后说：“快，成成，把建建喊起，抬太去医院。”

丁如虎和两个儿子用床板抬着祖母在静夜的大街上奔跑。建建才十五岁，还是个初中学生。他和哥哥成成抬一头，丁如虎一个人抬一头。

静夜的大街上清冷得没有一个行人，路灯很昏黄，黄晕晕之中反使得无灯处的月光明亮亮的。丁如虎疾步如飞，他已听到儿子们“噗喇”、“噗喇”的急喘声。他的心里涌动着一种难言的滋味。他暗暗算着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守寡的年头。那是整整的五十年啊。他算清之后愈发觉得苦涩难忍。